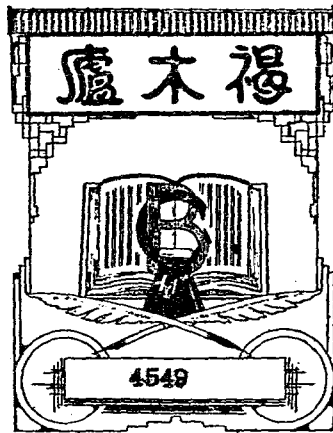


潘金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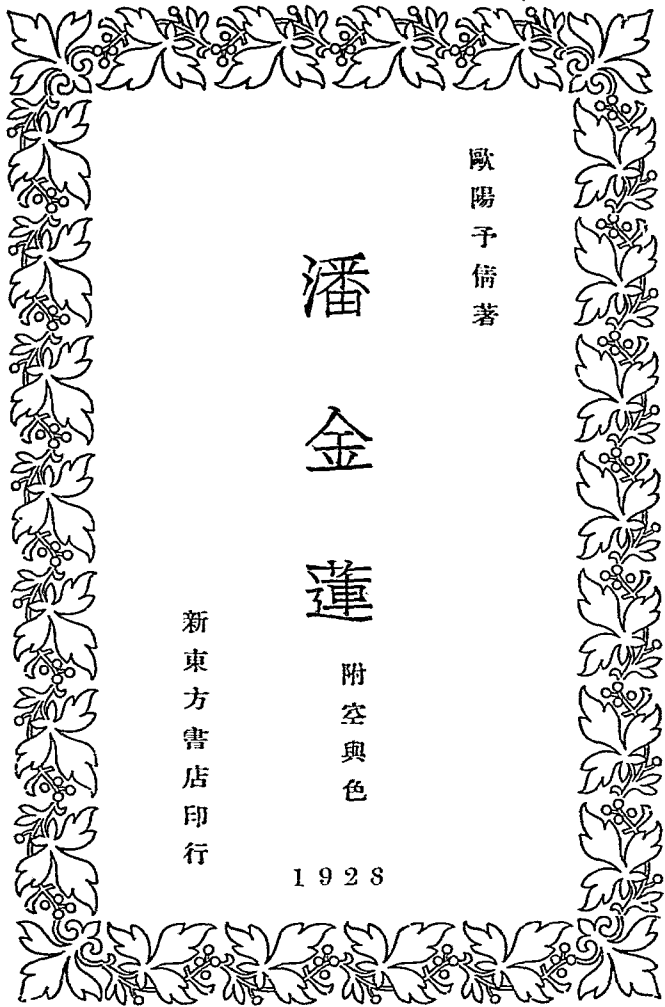
附空與色
歐陽子倩著



新東方書店印行



MG
I 234.6
1



歐陽子倩著

潘
金
蓮

新東方書店印行

附空輿色

1928

自序

民國十四年，春末夏初，我別了奉天小河沿上掙扎着不肯化的雪，往看北平等着要開的丁香。看花的路上，有朋友買得一部舊版子冰澌，無意中提起潘金蓮；回來在津浦車中遇見傅彥長先生，彼此談一些關於歷史和小說的話。正談着馬可羅，一扯就又說到潘金蓮身上。我當時就想拿潘金蓮來作題材，編齣獨幕劇，及至回家來一想，無論如何，一幕不夠；便改變計劃，編成三幕

不久我拿殺嫂一幕大致編好，因為種種的打擾，前頭幾幕，沒有動手，可是有兩個日本朋友，早已經在報上給我介紹過了。慚愧慚愧，一直到十六年冬天，南國開遊藝會，我才匆匆把牠編好，試演過一次。有人說這完全是時代促成的作品，似乎不然。田漢先生說，我這本戲是四十以後的佳作，又說我好比畫一樣，越老越辣；其實我今年才滿三十九歲，還自以為是當今的青年。至於這篇戲，是三十六歲起草，三十八歲才得機會表演的，似乎不好算四十以後的佳作，田先生真是我的忘年之友！況且這篇戲，也稱不得佳作，但是我必定在明年，編篇把較爲可看的戲，來應田先生的預言才好。

至於我編這齣戲是偶然的，既不是有甚麼主義，也不是存心替潘金蓮翻案。不過一個女子，當了奴婢，既不能拒絕主人的強姦，又不能反抗主人的逼嫁，儘管有姿色有聰明有志氣有理性，只好隱藏起來，儘量的讓人蹂躪。除掉忍

氣吞聲把青春斷送，沒有辦法。這種境遇，又何以異於活埋？在軟弱的女子呢，她只好聽天由命；若遇着個性很強像潘金蓮一流的人，她必定要想她的出路。潘金蓮被張大戶強逼收房，她立意不從；那張大戶惱羞成怒，故意拿她嫁給醜陋不堪沒有出息的武大。她起先還是勉強忍耐，後來見着武松一表人材，她那希望的火，燃燒起來，無論如何，不能撲滅。倘若是她能改嫁武松，或者是能夠像現時這樣自由離婚，便決沒有以後的犯罪。偏偏武松是個舊倫理觀念極深的人，硬教武大拿夫權把她閉起來，她又如何肯便甘心？所以她私通西門慶，已經是一種變態的行爲。況且舊時的習慣，男人儘管姦女人，姘外婦，妻子絲毫不能過問；女人有姦，丈夫可以任意將妻子殺死，不算犯法。所以潘金蓮時時刻刻有被殺的恐怖，結果激而至於殺人。平心而論，我們對於她的犯罪，應加惋惜，而她最後的被殺，更是當然的收場。

我編這齣戲，不過拿她犯罪的由來，分析一下，意思淺顯極了，真算不了甚麼藝術，並且絲毫用不着奇怪。男人家每一步一步的逼着女子犯罪，或是逼着女子墮落，到臨了他們非但不負責任，並且從旁邊冷嘲熱罵，以爲得意，何以世人毫不爲異？還有許多男子惟恐女子不墮落，惟恐女子不無恥，不然那裏顯得男子的莊嚴？更何從得許多玩物來供他們消遣？周公之禮是無上的技巧，女人家幾千年來，跳不出這個圈子，我這篇戲曲，實在太多事了！不過我贊成武松，他到底是個漢子，目下雖然是革命成功，看來看去，不知那裏來那麼多的張大戶？多少偉人都不免崇尚張大戶主義！留意世道人心維持風化的先生們，還是同情於張大戶罷！

十七年十月五日於上海。

潘
金
蓮

歐陽予倩著

時代 宋

登場人物

潘金蓮——(廿餘歲)一個個性很強聰明伶俐的女子。

武松——(廿餘歲)個性很強，舊倫理觀念很深的勇俠少年。

西門慶——自命不凡的土霸王，好勇好色的青年。

王婆——(五十餘歲)老而無依，專靠作媒拉牽過活的老婦。

鄆哥——(十五六歲)愛官鬧事的小販。

何九——件作，年約五十餘歲。

士兵——甲，乙二人。

張大戶——有錢有勢又老又醜的劣紳——潘金蓮原是他家的丫頭。

張氏姬妾三四人。丫頭四五人。

鄰 居——趙仲銘。

胡正卿。

姚文卿。

張老。

高 升——張氏僕。

酒 保——甲，乙二人。

乞丐——一人

衆 容

第一幕

張大戶的花廳。廳在舞台下手，只看見迴廊和石階的半面。上手一帶竹籬，有一門通外面，籬上冒着薔薇花，開得正很美麗。從竹籬望過去，隱約看見有許多花木，在楊柳陰中彷彿見小樓一角。階前有一叢竹子，又羅列着一些盆栽，金魚缸，一看就知道是個富貴人享福的所在。張大戶正帶着他的姬妾坐在一小石棹面前，靠着胡床，一個丫頭替他按摩，一個丫頭捧着唾壺，一個丫頭捧着蠅帚站在後面；棹上放着茶壺茶杯酒器等等。小宴方罷，那些姬妾參差的坐着，一個個捧着她們的樂器，如琵琶箏簫。幕鈴一響，幕裏就奏起音樂來，很短的一曲將終，聽見一陣女子的笑聲。開幕，那些姬妾都是媚態橫生，她們一面調着絃，一面都偷眼看張大戶，伺他的喜怒。那張大戶卻毫不高興的樣子；他發聲要吐痰，就有丫頭捧唾壺替他接着，一個姬人趕快送茶，張大戶扭頭表

示不要。

姬甲 你這一向爲甚麼老是氣恨恨的，甚麼不稱心？

大戶 只怪一家人沒有一個稱我的心，如我的意！

（說着揮開按摩的丫頭，臉上帶着一種莫明其妙的笑。）

姬丙 阿彌陀佛！一個人總要知足。像你住的是高堂大廈，使用着許多的奴婢，養着一羣羣的騾馬。

大戶 都是些笨貨。

姬丁 （指姬甲）還有大姐姐一雙巧手，綾羅綢緞四季衣服，替你預備齊全。

（姬甲撇嘴故作不屑狀）

大戶 穿夠了！

姬丁 二姐姐親自替你下廚，天天是珍饈美味。（姬乙冷笑）

大戶 吃厭了！

姬丁 還有三姐姐的一手好琵琶，談到你心眼兒裏頭去。（姬丙笑指姬丁）

姬丙 只有四妹妹才能幹呢，又會歌又會舞。又會隨着你轉。（姬丙斜着眼作

怪相，姬丁拿桌子上的菓子擲姬丙。）

大戶 得了，你們還賣甚麼俏？我可都領教過了！我總不明白爲甚麼人家的女人越長越好看，越長越年輕；瞧你們這些腦袋，越長越不是樣兒？

姬丙 我自己知道難看，可也不見得全是醜鬼。

姬甲 除掉老三，我們才真是醜鬼呢？

姬丁 就算我們長得醜，老爺，你的臉子也不夠瞧的嗎？

大戶 男人養女人就跟養金魚似的，金魚要好看，看魚的人，要好看幹甚麼？

不過是好頑兒罷了！

姬乙 你聽聽，他拿我們當金魚！

大戶 男人家只要有錢有勢，甚麼美女弄不着？女人要沒有男人寵愛就完了！所以我養着你們，就好比是行善作好事。

姬丁 別吹了，眼前就有一個人，你降伏不了她。

大戶 你說誰？

姬丁 我不說，怕你難爲情。

大戶 你這小東西子，瞧着我抽你的筋；你說我降不伏了潘金蓮，是不是？

姬丁 一個老爺買不動一個丫頭，這不怪你沒錢沒勢，只怪你不是個漂亮小夥子。（笑）

大戶 人不能跟命爭，金蓮兒她不受抬舉，還不只落得嫁一個又醜又矮，又驢又沒有出息的武大？

姬甲 可不是嗎？

大戶 人家說：金蓮兒嫁武大好比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可是像牠那樣兒的氣性，也只配嫁給武大去！活該，受苦的命！

姬丁 得了，你因為金蓮兒不讓你收房，你氣了，就故意拿她嫁給「三寸丁穀樹皮的」武大，要想折磨她的性子，可是她……

姬乙 聽說武大死了，是金蓮兒害的，不知道真不真？

大戶 我正在這兒查呢。

姬甲 那種兇狠的婦人，幸喜沒有拿她收房。

姬丁 所以說，女子無才便是德。像我們這種笨人，儘管由着爺兒們的與兒擺佈！

大戶 見天一樣兒的口味，也擺佈不出一朵花兒來。

姬丁 噙！噙……（衆姬都笑，丫頭們也微微的媚笑。）

大戶 像金蓮兒那種人，我總有一天辦得她心服口服；要不然，女人家這樣猖狂，那還了得！

衆姬 （相視無語，張僕高升近竹籬前，探頭望。）

大戶 高升！

高升 噓。（上場恭恭敬敬目不斜視的臉朝台外站着。大人家內外之分很嚴，所以如此。）

大戶 何九叫來了沒有？

高升 來伺候着半天了，因為老爺沒叫，就沒敢回。

大戶 混蛋！

高升 噓，老爺。

大戶 去叫他進來！

高升 噠。

大戶 有人來了，你們都進去！

衆姬 是哪，躲人了，進去罷！（全由下手石階進花廳去）（高升引何九上）

何九 何九跟員外爺請安。（高升下）

大戶 何九，潘金蓮害死武大，你受過西門慶多少賄？

何九 員外，武大是怎樣死的，是不得而知，外面的話也不見得靠得住；至於

說何九受賄，那是冤枉，員外總可以查得出的。

大戶 潘金蓮私通西門慶，是誰都知道的。

何九 （搶說）何九可沒有知道，不過聽說好像有這麼句話。

大戶 你說不知道，武大忽然死了，是誰去成殮的？

何九 是我去的。

大戶 你看武大的尸首，是病死的還是橫死的？

何九 武大死了，他的大娘子潘金蓮，叫王婆來請我去殮尸，我馬上就去的；誰知我一進武家的門，就發了羊角風，倒在地下，不省人事，所以沒看明白，那尸首是怎樣的光景。

大戶 你到推得乾淨，我給你三天，趕快查明，如若不然，就叫知縣重辦你！地方上出了命案，看你這公事飯，是怎麼樣兒吃的？

何九 回員外的話，武大死了，就算死得不明，沒有苦主說話，本來輪不到你作多事！

大戶 我叫你去辦你就去，我是地方上的紳士自然是應當維持風化的。去罷！
何九 噠。（何九下，張顏得意的樣子，有兩個姬妾走出來想偷聽，張瞥見叱

罵。）

大戶 下去。（姬妾躲去，高升又上。）

高升 老爺，王婆也來了。

大戶 她沒跟何九見面罷？

高升 沒有，王婆是走後門來的，何九是走前門去的。

大戶 好，叫她來。（高走近竹籬，對外招手，王婆上。）

高升 （對王婆）員外傳你，小心回話。（王婆點頭走過去。）

王婆 張老爺，您好？我特來跟您請安的。您有甚麼吩咐？

大戶 你跟潘金蓮幹得好事！

王婆 老爺甚麼事？

大戶 武大是怎麼死的？

王婆 他是心痛痛死的。

大戶 不是你勾引西門慶和潘金蓮通姦，拿他害死的嗎？

王婆 阿彌陀佛！我這麼大年紀，那兒還會勾引人？

大戶 陽穀縣城裏可全是這麼說：說潘金蓮謀死親夫。

王婆 閒言閒語，總是有的，武家大娘子長得秀，油頭光棍見着，她那個不想

？想不着，就得胡造謠言了。這才是「是非朝朝有，不聽自然無！」

大戶 西門慶不是常在那兒走動嗎？

王婆 西門大官人不過常到我那兒喝茶，別的我可就不知道哪。

大戶 方才何九來過了，他說武大死得不明，都應在你這老虔婆的身上。

王婆 那老天殺的，我去找他去。（說着就要走）

大戶 回來！你忙甚麼？

王婆

我去找那老天殺的拚命。真是，這可那兒說起！

大戶

哼，真你的。我跟你說：你們一本眼都在我這兒呢。我想金蓮，本來是我家裏的丫頭，她不守本分，不受抬舉，只得嫁了她，她又不守婦道，鬧得很不好聽，我有意拿她仍舊收回來，再來管教管教她。你去對她說：只要她改過自新，我一切都能替她作主；如若不然，一旦事發了，就沒有她的命了！她要是明白，你來回我的信，我就派人接她，你懂了沒有？

王婆

有點兒懂了。老爺的意思是，要接她回來。可是，常言道得好：「嫁出門的閨女，潑出門的水，」何況是賣出去的丫頭？金蓮姑娘已經是做了武家的大娘子！這會兒丈夫死了，您讓她回來，當她丫頭罷，她怎麼願意？管教她罷，人大心大，誰管得了？老爺，高抬貴手，放她過去就得了！

大戶 甚麼？胡說。像她那樣胡鬧，人家說起來，還說我家的丫頭，這樣品行不端，我要叫她回來，她就得回來。我要管教她，誰也擋不了。倫常風化總是要緊的。只要她肯聽話，我還不定怎麼抬舉她，她要是肯聽話，只怕連你也活不了。

王婆 是哪，是哪，老爺。像您這樣有錢有勢，年紀又不大，待人又和氣，又溫柔，還怕娘兒們不隨着您轉嗎？可是……

大戶 胡說，來啊！

高升 噠。

大戶 拿這老婆子給擡出去！真是豈有此理！還怕辦不了她？……（張說着就由廳堂進去了）

王婆 （直看着張員外進去，莫明其妙的發呆。高升過去拍拍她。）

高升 王媽媽你也是個老江湖了，難道還不明白嗎？

王婆 我那兒不明白？可是男貪女愛，才成世界。這會兒男貪女不愛，一面兒的官司，怎麼打呢？

高升 話是不错，只是那金蓮兒也太囂強了。她不想她是甚麼身分，要想自己拿主意。她本來是我們這兒的丫頭，員外爺要拿她收房，她不肯，偏去愛上我們的一個同事的，這就是她的不是，也不怪我們員外爺生氣，故意拿她嫁給武大郎，也是煞煞她的氣性。你想我們員外爺，不過年紀大一點兒（輕說），不大漂亮，可總比武大郎那樣：高不過三尺，頭大脚粗，酒糟鼻子，迷亂眼，滿臉的鍋烟子，滿嘴的鼻涕，說話好比敲破鑼，走道兒，好比滾冬瓜的醜樣兒好得多罷？這會兒人家都說：潘金蓮私通西門慶，謀死親夫武大郎，你要知道，這個凌遲碎剮的罪名，多麼可怕

？可是只要跟着我們員外爺，我們員外爺，就會替她作主，漫說是謀死一個親夫，就是多謀死幾個，也沒有甚麼了不得。你去對她說，只要他回心轉意，見着我們員外爺，多在他的鬍子上親幾親，多叫他幾聲好聽的，我包管連那幾個姨太太，他都不會要了，這還不是享福的事嗎？員外爺還要多多的賞你呢！

王婆 是哪，我去說去，她肯聽不肯聽，我可沒準；不過拿賊要贖，西門大官人，也是有面子的人。

高升 胡說，你敢偏袒他？老實說，員外爺說一句是一句，那兒容得一個臭丫頭猖狂，明天我來討回信。去罷，沒有多話和你說！

王婆 （不自然的笑）是哪是哪，你比員外爺還有威風。（下）

高升 哼，老虔婆，不識抬舉，看你怎麼了！（猶笑）

——幕——

第二幕



飾潘金蓮者歐陽子倩 飾西門慶者高伯綏

武大家的後門院內：右邊斜着角上一門通外面，更右一小門通王婆家，中間一個矮窗，木板門閉着，窗的左邊一門通室內，門旁一顆枯樹，窗下一個廢碓臼，一把竹筴帚，樹旁一張板凳。台當中偏右一口井，有個舊井欄；井上有個木架轆轤。王婆坐在臼上打瞌睡，一切都沒有生氣似的開幕，潘金蓮從門內走出來，很懶的樣子斜倚着門。

金蓮 可悶死我了！

王婆 （一面呵欠一面說）天氣實在不好，教人一些兒精神也沒有。

金蓮 人要死了，怪不得天氣。

王婆 這是甚麼話？

金蓮 我真是想死！

王婆 我對你說張家那個話，你也用不着記在心上，有西門大官人還怕他嗎？

金蓮 誰去理會那老狗，我自己想死。

王婆 這會兒大官人歡喜你，吃的用的，那樣的缺少，還不稱你的心嗎？

金蓮 哼，誰能夠跟他長混下去？碰得着的，還不是冤家對頭？他仗着有錢

有勢，到這兒來買笑尋歡，他那兒有甚麼真情真義？我也不過是拿他解

悶兒消遣；一聲厭了，馬上就散。男人家有甚麼好的？盡只會欺負女人

！女人家就有通天的本事，他也不讓你出頭！只好由着他們攢着在手裏

頑兒！

王婆 從古至今就是男尊女卑，你白生氣有甚麼用處？還不是過一天算一天！

金蓮 所以我想死。趁年輕的時候，還可以靠幾分顏色，去迷惑男人，一到了

年幾稍大一點兒，就一個錢兒也不值了！任憑你是一品夫人，男人不可

憐你，你就活不了！媽媽！你還不夠受的嗎？

王婆 我怎麼樣？

金蓮 從前媽媽年輕的時候，不是一羣羣的男人跟着嗎？你也聽過多少的溫存軟語，海誓山盟；這會兒你連粗茶淡飯都爲難，這不是好榜樣嗎？咳，女人家還是趁年輕的時候，早點兒死，免得活受罪！噯，我來投井罷！
（笑着走向井邊，好像要投似的，王婆趕緊站起來。）

王婆 噯！你別嚇我，你可知道好死不如惡活！

金蓮 惡活不如好死！最好是女人全死他個乾淨！

王婆 照你這樣說，女人全死了，那些男人可怎麼樣？

金蓮 那些男們人，罪孽深重，還不讓他們去活受去？

王婆 這到不錯，女人死絕了，讓他們男人家去受罪去，看他們難過不難過！

金蓮 （笑又嘆氣）悶死我了，也只好說說笑笑，出出怨氣！

(一個瞎眼跛脚殘廢的乞丐上場，推開右手的門。)

乞丐

行好事的夫人小姐們。可憐我這殘廢人，周濟周濟我罷！(叫兩遍)

王婆

殘疾人可憐，來，給你兩個錢罷。

乞丐

謝謝，大慈大悲享福的人！

金蓮

(攔住王婆不讓她給錢)別給，媽媽，你給他幹甚麼？我最恨的是這種

人呢！

王婆

這種人才可憐呢！

金蓮

你瞧他眼也瞎了，脚也缺了，甚麼都不能幹，不是絕了望了麼？絕望還

不死，到要活受罪，有本事沒飯吃的人多着呢！那兒還有閒飯養這種東

西？給錢呢？最好殺了他！

乞丐

你別這樣說，留神也有瞎眼缺腿的時候！我從前也漂亮過的啊！

金蓮 你放心，我不到像你一半兒就死了，決不讓人拿開飯來養我。

乞丐 你才瞎了眼呢！當我瞎眼！（睜開眼）你瞧，這不是好好兒的眼睛嗎？

（蹶脚）你瞧，這不是好好兒的腿嗎？世界上都歡喜殘廢人，我沒法兒，要吃飯才裝的呢！

金蓮 （驚視）噫，瞧不出你連我都瞞過去了！到有一套，好了，念在你還有這點小能幹，給你這幾個錢罷，（與乞丐錢）可是究竟被我試出你的假來了。哈哈，得意得意！

乞丐 這個人有點瘋氣，趕快走罷。

王婆 你這個人才真識不透呢，裝假騙人，不是可恨嗎？倒反給他錢！

金蓮 與其叫人可憐，不如叫人可恨！（說着回到枯樹下木墩上坐着）（高升站在門前叫王婆）

高升 王媽媽！王媽媽！

（王婆正在想金蓮話中的意味，聽見有人叫，回頭一看。）

王婆 唷，高二爺！我當是誰呢！（急忙走過去）

高升 我來討回信來了。到底怎麼樣？

王婆 （輕輕的和高升說，表示事不行，高升大聲，表示很強硬。）

高升 這是甚麼話？員外爺面前，叫我怎麼好交代？難道說一個丫頭，還擺甚

麼架子嗎？

金蓮 （站起來）誰呀，在那兒吵不清的？

高升 （趕緊帶笑）金蓮姐，是我。

金蓮 你這小子，到會跑這兒撒野來了！

高升 唷，你得放客氣點兒，我跟你一般兒高，你當丫頭的時候，我當底下人

；你嫁過來，還是我送的親。這會你又……哈哈誰還瞞得過誰呢？你應當好好兒請請我才是，開口就罵我，喝，你的膽兒可真不小啊！

金蓮 我問你，你來幹甚麼來了？

高升 我啊，來問你要點好處。

金蓮 啊，你要好處？要好處有啊。你來，我告訴你！（她伸開兩臂，好像是要抱似的。高升走過去就她，她趁勢就是一個嘴巴。

高升 唷，你怎麼真打！

金蓮 打你這狗奴才，死奴才！到這兒撒野來了，沒打聽你媽媽是拳頭上站得人，胳膊上跑得馬，叮叮噹噹的婆娘？（說着拾起牆下的破簪帚就打，王婆假裝着勸，也帮着金蓮推住高升，讓金蓮打個痛快。）

高升 （一面抵擋；一面裏抖。）唷，打死人哪！打死人哪！謀死親夫啊！又

要謀死親夫啊！

金蓮 死奴才，死狗！我怕你嚷嗎？（越發使勁打，王婆勸，這時西門慶上，見此情形，從中間隔開。金蓮罷手，笞帚仍然拿在手裏，口裏還是罵。

高升 哼哼！真有你們的！

金蓮 看你怎麼樣？你這臭賊骨頭，你這鬼！（意思好像還要打，西門慶止住她，回頭問高升，金蓮退後。）

西門 你來幹甚麼來了！

高升 你來得我來不得？

西門 她是個寡婦，你是男人，你找她有甚麼事？

高升 你說她是寡婦，我是個男人，不應當來，那麼你是個女人嗎？得了得了

，誰還不知道嗎？別他媽的姪蒜了！

西門 西門爺爺的事，你敢管嗎！我說來就來，誰敢拿我怎麼樣？滾，別自討沒趣！

高升 喝喝，瞧不出你到兩下子！我們員外爺正要找你……（西門慶急喝住他，一面罵着，一面就打）

西門 甚麼狗屁員外，扁外，還不滾？去他媽的！（抓住高升一條腿，往下隨意一按，推到井前。）

高升 嚙啣嚙啣！

西門 你要死要活？

高升 饒了我罷！饒了我罷！

西門 滾你媽的蛋！（說着一推，高升打個滾，扒起身就跑。）

高升 改天再會。(跑下)

金蓮 哈哈哈哈哈真痛快！這小子真可恨，要是武大在的時候，又得跟他陪禮了。看起來你真有兩下子！痛快痛快！(這時候王婆入內，拿起酒壺，對金蓮作個手勢，表示打酒去，下。)

西門 這算甚麼！漫說是這種小東西，就是天下的英雄，那個敢跟我比試？還要你來灌米湯嗎？

金蓮 這麼說起來，你可算得天下無敵了？

西門 那個自然。

金蓮 那可不見得罷？

西門 還見過比我強的人嗎？

金蓮 你要遇見那打虎的武松，你可就沒有命了！

西門 哈哈，你真是婦人之見。武松，論他的家財，論他的勢力，論他的人品，論他的武藝，那一樣比得上我？

金蓮 不錯，論他的勢力，比不上你；家財，更比不上你；要論人品武藝，他可比你高強百倍。

西門 你說他好，倘若是我，和武松站在一處，你還是愛他呢？還是愛我？

金蓮 那自然是愛他不愛你。

西門 (狼驚異的樣子) 唔，你到敢說！你可知道，你愛他，他不愛你。你害了他哥哥武大，他回來恐怕還要殺你！

金蓮 你也知道怕他回來，那就是了。可是他不要我，我愛他，那只能由着我。從前我也曾用種種方法去試探他，他始終拿得定他的主意，真是個錚錚鐵漢。那時候你跪着我面前求，我還沒答應呢。所以我敬愛他，我也

不過是可憐你。

西門 (勃然大怒) 你你對我說出這種話，你是有意氣我！你可知道，我拳頭底下就要你的命！

金蓮 這又何苦？明知我打不過你，又何必和我來動武呢？留着氣力等有本事的來，和他比試比試罷！我可跟你鬥智不鬥力。

西門 (怒不可遏) 哈哈，今天我才看出你來了，真是沒有良心。(王婆上看着奇怪) 我待你不薄，你爲甚麼這樣氣我，好，我從今以後再也不來了。(氣着就走，金蓮一弩嘴，王婆上前一攔，把酒打翻，王婆死命拉住，勸他回來。)

金蓮 媽媽讓他走罷，免得連累他吃張大戶的虧。

西門 (西門聽見這話，覺得奇怪，又站住了沒有話)

金蓮 他又不能夠跟我作主，倒不如讓他氣走了，有禍我自己當。

西門 我再也不聽你的花言巧語。

金蓮 你既知道我是花言巧語，你爲甚麼那樣認真呢？老實告訴你罷，張大戶要接我去，拿我收房，我要去罷，捨不得你，不去罷，又怕你鬥不過他。咳，還是你去罷，天下那有不散的筵席！（說着坐下，扭過頭去，背上覺得微微的顫動，極其楚楚動人之致。）

王婆 大官人，你瞧大娘子夠多賢德？

西門 （如有所悟）啊，原來氣我走，是這個意思！這也太迂了。張家老狗那裏禁得起我一拳？我倒偏要不走，看他又怎麼敢來接你去？我要是關不過那老狗，拿我西門慶三個字倒轉來！

金蓮 看你不出還會吃醋呢！到是個有良心的。可是說一句笑話，就拳頭底下

要我的命，我怕死再也不敢親近太官人的了。（這幾句話說得非常柔媚，說完似怒非怒的瞷西門慶一眼，往門裏就走，西門慶上前拉住。）

金蓮 有人看見像甚麼樣兒。（說着一抖袖子進去了，王婆看看西門慶，往裏一指。）

西門 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少變！（追進門去，王婆聳肩一笑。）

——幕——



飾武松者周信芳 飾潘金蓮者歐陽子倩

第
三
幕

武家的小廳堂，下手設武大靈棹，旁邊地下睡着兩個土兵，上手望見樓梯，橫七豎八的擺着幾張椅子和板櫈。在廳堂兩邊，靈棹上兩枝點殘了的蠟燭，光極暗澹。外面聽見風聲，武松坐在靈棹的右邊，一手抱着酒壺，開幕。

武松

（站起來又坐下，又站起來走幾步，沉思，看看樓上，向靈棹站住。）哥哥，聽嫂嫂說，你是心痛病死的，可是我怕你死得不明，究竟怎麼樣，你有靈，夢也要報給我一個。倘若有個長短，我武二一定替你作主報仇！咳！（說完瞟一瞟樓上，又看看靈牌，倒一碗酒，一飲而盡。聽見金蓮下樓的步腳，坐下，悲憤的樣子。）

金蓮

（從樓梯上露出半面，朝靈前看一看，端着茶盤走下來）叔叔。

武松

（起立致敬）嫂嫂。

金蓮 本想是叔叔回來歡天喜地，想不到叫叔叔這般難過。咳，可是人死不能復生，叔叔也要保重身體，不必悲傷過度。（很鄭重的說）

武松 想哥哥死得很苦，我和他是親弟兄，怎麼不悲？怎麼不恨？

金蓮 咳，你哥哥在生前自不長進，連累叔叔替他常常擔驚受怕；如今死後又連累着叔叔這樣悲傷，叫作嫂子的怎麼過意得去！

武松 這都是武二應分的事，不與嫂嫂相干。

金蓮 叔叔請用茶。

武松 請嫂嫂放在棹上。

金蓮 是。（台後起二更）

武松 據嫂嫂說，哥哥是心痛病死的？

金蓮 不是剛纔叔叔到家，就對叔叔說過了嗎？

武松 裝殮的時候，除了何九叔，還有甚麼人到場？

金蓮 街坊鄰居都到場的。

武松 爲甚麼要火葬呢？

金蓮 叔叔不在家，我又不能出去找墳地，家裏又沒有錢，沒法子想，才只好焚化的。

武松 明白了，時候不早，嫂嫂歇息去罷。（很恭敬很剛決的說）

金蓮 是。（慢慢的向樓梯走兩步，又站住。眼睛微微的向武松那邊瞟一瞟，想一想，嘆口氣，再慢慢地走。）——很失望的樣子。

武松 嫂嫂回來！

金蓮 （赶快回頭，快走幾步）是。叔叔。（一看，武松很嚴重地站着，一呆）。

武松 嫂嫂，我哥哥到底是得甚麼病死的？

金蓮 不是告訴過叔叔好幾遍了嗎？咳，話又說回來了。你哥哥爲人太軟弱了，儘讓人欺負；像他那樣兒的人活着也是受罪，實在沒有意思，我看到不如死了的好。

武松 嫂嫂這是甚麼話？難道說軟弱的人，就應當受人欺負，那些有勢力的就應當欺負人嗎？我生平就歡喜打這個抱不平，——一心要扶弱抑強，最恨的就是那恃強欺弱。

金蓮 咳，要是你哥哥像得了叔叔的一分半分，又怎麼會撇得我這樣一身無主！叔叔你那兒知道我的心？

武松 哼，嫂嫂，你是個聰明能幹人，你想怎麼樣，便能怎麼樣；哥哥在的時候，也從來作不了你的主。

金蓮 咳，你哥哥可真磨折得我夠了！你說我聰明，我真算不了聰明，可我也不是笨人。你說我能幹，我真夠不上能幹，可我也不是糊塗人；可是，池裏的魚游不遠，籠子裏的鳥飛不高，叫我又怎麼樣呢？……咳，叔叔你還是不知道我的心！

武松 這些話有甚麼講頭，上樓去罷。

金蓮 聽說叔叔要上東京去，是真的麼？

武松 沒有這個話。

金蓮 聽說叔叔要上東京到高俅那裏去謀差使，是真的嗎？

武松 噫，高俅童貫那班東西，都是些姦黨，我是個頂天立地的男子，豈肯到姦黨門下去求差使，你當武二是甚麼人？

金蓮 倘若知縣相公要薦你去跟，那些姦黨去看家護院，當他們的走狗，你願

意嗎？

武松 明珠暗投，那就不如死！

金蓮 啊，叔叔，你也知道明珠暗投不如死？可知道男女都是一樣！（這時候，聽見隱隱梆籟的聲音二更二點了）

武松 （沉默如有所思，外面風聲）

金蓮 時候不早了，請叔叔上樓去睡罷。

武松 啊？（急）

金蓮 叔叔不要錯會我的意思，我是說樓下不干淨，樓上乾淨一點，請叔叔樓上歇息。我下樓來替叔叔守靈，不是很好嗎？

武松 我看這樓下并不骯髒，樓上也未必乾淨，武二的事，嫂嫂不要多管，快請安置罷！

金蓮 是，本來我就說錯了，有甚麼骯髒，有甚麼乾淨？甚麼叫骯髒？甚麼叫乾淨？只要自己信得過就得了。

武松 只怕人家信不過。

金蓮 啊，原來叔叔只顧人家信得過，不顧自己！

武松 殺人的強盜，害人的淫婦，人家信不過，難到說自己信得過？

金蓮 本來，一個男人要磨折一個女人，許多男人都幫忙；乖乖兒讓男人磨折死的，才都是貞節烈女。受磨折不死的，就是淫婦，不願意受男人磨折的女人就是罪人。怪不得叔叔是吃衙門飯的，也跟縣太爺一樣，只會說一面兒的理。

武松 嫂嫂，你一派的瘋話，我完全不明白。

金蓮 叔叔，你還是糊塗點兒罷，你要是明白，你就作不了聖人之徒了。

武松 禮義綱常是萬年不變的，嫂嫂，你至死還不明白這個嗎？

金蓮 我就是太明白了；要是糊塗一點兒，不就會長命富貴嗎？我很想糊塗得連自己都忘記；可是今生做不到了！……咳，時候不早了，歇着罷，我來不及和叔叔，等明天的太陽！（一面說着一面收拾茶碗，將茶潑在地下就走，走着回頭柔媚地說一句，）叔叔，我願意你長命富貴！（一

直咚咚上樓去了。外面風聲更大。）

武松 （呆着看金蓮走去）想不到世界上有這種女人！（走對棹前拿壺中酒一飲而盡，輕輕的說）咳，哥哥安得不死！（想一想）士兵，士兵，士兵！

士兵 （醒來又睡着）

武松 士兵士兵！

士兵 二爺，……天亮了嗎！



武松 還是半夜。

士兵 二爺甚麼事？

武松 我們走罷！（幕後隱隱二更三點）

兵甲 二爺，夜半三更上那兒去？

兵乙 不怕犯夜嗎？

武松 我們巡夜去。

士兵 一面打呵欠，一面收拾，很高興的樣子（二爺，爲甚麼這樣急？

武松 這兒往不得……嫂嫂……嫂嫂關門，武二走了！

金蓮 （慢慢，下樓站在樓梯上不作聲）

武松 收拾好了沒有？

士兵 收拾好了。

武松 走。

士兵 (開門風吹進來) 呵噫！

(武松和士兵出門，金蓮又下幾步，伸頭看着下手的門不動。一種很失望很恨而無可如何的樣子，忽然一陣風來，燈吹滅了，台上變成漆黑。)

——幕——

第
四
幕

一間小酒樓，中間隱扇，右邊隔着板壁，左邊兩扇窗，板壁旁邊就是門，掛着藍布簾子。兩張棹子并排，周圍擺着幾張檯子。兩個酒保，一個在抹棹子，一個靠着窗戶看街開幕。

酒保甲（一面唱着小曲一面抹棹子）喂，一天到晚老看街，潘金蓮又不走樓下過。

酒保乙 媽的臭嘴；你老記着潘金蓮，想吃天鵝肉嗎？真有你的。

酒保甲 你比武大郎兒，好看得有限 別他媽的捱罵了。

酒保乙 喂！你來看。

酒保甲 看甚麼，看鬼？

酒保乙 真的，你來看個人。

酒保甲 誰呀？

酒保乙 你來看那不是打虎的武都頭嗎？

酒保甲 他回來了嗎？（走近窗口看）

酒保乙 好像是他。

酒保甲 （走近窗前）是他是他，和他說話那個老頭兒是誰？

酒保乙 那不就是何九嗎？

酒保甲 他們好像要到這兒來。……

酒保乙 武二回來了，恐怕要出事。（兩人一面說一面輕開窗口）

酒保甲 出甚麼事？武大一死，潘金蓮不久嫁了西門慶。你當武二真是三頭六臂？就算是武大死得不明，又沒有憑據。

酒保乙 這些話少說罷！「各人自掃門前雪」，免得多言惹是非，趕快打掃乾淨點兒罷，別盡顧着說閒話了。（兩人從新收拾棹椅。——武松與何

九裏面說話

武松 九叔，你還客氣嗎？隨便坐坐罷。

（武何二人走進來酒保趕快讓座）

何九 二爺回來，我還沒有接風呢，就先叨擾，怎麼過意得去？

武松 且坐着！（二人坐下來）

何九 是是。

武松 酒保，拿酒來；下酒的隨便兩樣。（酒保答應下去，武松無話，何九很

不安的樣子。）

何九 二爺這回到東京，整兩個多月了。

武松 （點頭）

何九 公事很得意。

武松 (微微冷笑)

何九 我們都很盼望二爺回來。

(酒保送酒菜)

武松 去罷。(酒保下去)九叔喝酒。

何九 二爺，您請！(很不安的樣子)

武松 (只顧喝酒不說話)

何九 (看着武松，端杯子陪着，覺得不好怎樣，只得拿話來試撩武松。)二

爺回來，知縣相公見公事辦得妥當，必定十分歡喜。

武松 (冷笑着沒話)

何九 就想不到令兄，不知道怎麼好端端兒的，就去世了！這才真是「天有不測的風雲！」

武松（冷冷的）我哥哥甚麼病死的？

何九 聽說好像是心痛病死的？

武松 盛殮的時候，你到場沒有？

何九 到場的。

武松 有甚麼形跡可疑的地方沒有？

何九 好像，沒有形跡可疑的地方。

武松 送喪你可曾去？

何九 火葬我也在場。

武松 有甚麼可疑的地方沒有？

何九 好像也沒有甚麼可疑的地方。

武松（站起來，從衣襟下颯的拔出一把匕首，將匕首望棹上面一插。）

何九（手中酒杯嚇落在棹上，往後一閃，幾乎跌在地下。一個酒保在門簾後偷聽，嚇着趕快縮去。）

武松 九叔，冤各有頭，債各有主！你不要害怕，只要實說——對我說我哥哥死的緣故，便不與你相干！我若是傷了你，不算個好漢！倘若有半句兒隱瞞，我這口刀，立刻叫你身上，添三四百個透明的窟窿！（睜眼看着何九）

何九 二爺，您別生氣，這兒立即有個大見證。（一面說着一面在袖子裏掏出一個口袋）

武松 甚麼大見證？（接過口袋打開看，裏面一錠銀子，兩根骨頭）

何九 前因後果我是不知道，或者是因姦謀殺也說不定。還是正月二十二那天，我正在家，因見茶房的王婆，來叫我去驗武大郎的屍首，——

武松（搶問）你看我哥哥的尸首，是怎麼樣的？

何九 二爺您別忙，讓我慢慢地告訴您。

武松 你坐下說！（坐下）

何九 我聽見王婆叫我，我答應着就去了。誰知剛走到紫石街巷口，迎面看見西門慶大官人，一把攔住，拉我同去酒店喝酒。西門慶取出這錠銀子，交給我，他吩咐我說：「你到武家去殮尸，凡百事當遮蓋遮蓋。」那西門慶是個惡霸，二爺您是知道的！他給我錢，我那敢不收？當時我接了他的銀子，吃了酒飯，走出店來，一直到大郎家裏；等我揭起千秋旛一看，只見七竅內，都有淤血，嘴唇上有牙齒咬的印子，看得出是生前中毒死的。

武松 你爲甚麼不說破他？

何九

我本想說破，只是一來沒有苦主。——他自己的老婆，說是害心痛痛死的，我那兒還好說甚麼？二來西門慶我也實在惹不起他，因此我只好假裝發羊角瘋，往後一倒，把我扶回家來了。尸首就由夥計們去殮的。第三天，聽說要擡去焚化，我就買了一陌紙錢假意去做人情，暗地下檢了這兩塊骨頭包在家裏。二爺您看這骨頭帶着黑色，也就是中毒身死的證據。還有這張紙上，寫了年月日時和送喪人的姓名，也就是等頭您回來，好告訴您的呢。剛才您去找我，我就猜着您的意思，特意拿這個帶出來就省得你再到我家裏了。

武松

姦夫是誰？

何九

這可不大知道，也不敢瞎說。聽見說有個買梨的鄆哥，那小廝曾經和大哥去茶坊裏捉過姦，這條街上誰不知道，二爺要知備細嗎？最好去問鄆

哥。

武松 好，既然有這個人，一同找他去。……酒保算賬！
酒保 是。

（武松正在付銀要走，樓下忽聽見吵鬧的聲音。）

聲音 你這小子瞎了眼嗎？撞了人知道罷？

聲音 我背東西，你就不會讓我嗎？

聲音 鄆哥，你這小忘八且還強呢。只服王婆子打的！（接着幾句口角）
何九 巧哪，吵架的聲音，好像是鄆哥。（何九跑到窗前看）

武松 要是他就叫上來罷！

何九 （點頭）鄆哥，鄆哥，別吵哪，別吵哪！上來罷，我有話同你說！
鄆哥 我不來。

何九 你來，我請你吃點心。……快點快點。

武松 來了嗎？

何九 他來了。

（一陣樓梯響，鄆哥走上來，酒保在裏面叫。）

酒保 在這兒呢，在這兒呢。

（鄆哥進來。）

何九 鄆哥你認識這位都頭武二爺麼？

鄆哥 景陽崗打老虎解大蟲來的時候，我就認識了。你們找我幹甚麼？

何九 都頭有話要問你。

鄆哥 你們不說，我也有些兒明白。只是一件：我有六十歲的父親，沒人贍養，我不能陪你們打官司頑兒，您哪！

武松

好兄弟，（說着就身邊掏出錠銀子）這五兩銀子，你拿去給老爺子過日子。你年紀雖輕，倒很孝順，你暫且拿這銀子給父親過活，我有用着你處；等事完了，我再給你十四五兩銀子作本錢。你可詳細說給我，你怎麼和我哥哥去捉姦的？

郇哥

我說給你，你可別難受。我從今年正月十三日，提着一籃雪梨去找西門慶，想要賣給他；一直沒找着。問人時，說是：「他在紫石街王婆茶房裏，和賣燒餅的武大的老婆在一處，如今括上了她，每天在那兒。」我聽得這話，一逕奔去尋他，誰知被王婆那老豬狗攔住，不讓我進屋裏去。噢我把話來侵她底子，那老虔婆舉手便打我，拿我又出來，將我的梨兒都倒在街上。我氣苦了。便去尋着大郎，告訴他前後的事由兒，大郎一氣就要去捉姦。我說：不濟事，西門慶，他的手脚還了得！你若是捉

不着姦，反吃他苦倒不好。我當下就和大郎商議妥當，——我出的主意：讓大郎第二天少做些燒餅，我們倆約在巷口取齊，只等我看見西門慶進了王婆的店，我便先進去；我把籃兒丟在街上就是暗號，大郎就去捉姦。到了第二天，我們照計行事，我看見西門慶進了王婆的門，我就逕自己去罵那王婆老豬狗，那婆子就進來打我，我便一頭撞在她懷裏，將籃子望街上一丟。武大郎看見了，跟着就搶進去，王婆想要攔，被我頂住了動不得，她只嚷說「武大郎來了！武大郎來了！」這時候西門慶和你婆子正在屋裏，頂住了門，——我可不知道他們在那兒幹甚麼事情。——大郎只顧在房門外亂嚷，却沒提防西門慶開門出來，把大郎一脚踢倒。我看見你嫂子出來扶大郎，扶不動我就溜了。從此沒過幾天，就聽說大郎死了，怎麼死的，我可不知道。

武松 你這話是真的？不要說謊！

鄆哥 我就是見官，也是這一套！

武松 好，好兄弟！如今我要去告狀，煩您們二位同去做個見證！（一面說一面包起銀子和骨頭）

鄆哥 我去，我去！

何九 我，我也去！

武松 我們就走！（讓何九鄆哥先走，武松在後頭盪着的樣子。何九不得已的神氣，咳幾聲嗽，武松拍着鄆哥。）

第五幕



飾武松者周信芳 飾潘金蓮者歐陽予倩

佈景同第三幕。——靈棹上點着香蠟，中間一棹酒席，王婆和姚文卿坐上首，金蓮和趙仲銘并坐，張老和胡正卿坐。武松站在下手棹角邊，兩個土兵伺候着。

武松

（端杯在手）衆位高鄰，家兄去世，武二不在家，一切多承各位鄰居照應。武二太麤鹵，沒有甚麼好款待，一杯淡酒，不成敬意，各位休要笑話！（說着將酒一飲而乾。坐下）

張老

我們都還沒有替都頭接風呢，反而先來打擾，真是過意不去。

衆客

是呀！改天再聚罷！

正卿

（站起來想走）對不起我今天很忙，要失陪了。

武松

去不得！既來了，就忙也坐一坐！（胡正卿坐下）

文卿

（站起來）我可實在有些俗事。

武松

正有話說，少等一會。士兵（兵應）將杯盤暫時收了，回頭再吃罷！

（衆人離席士兵收拾杯盤，武松抹棹子，衆鄰居都告辭。——金蓮絲毫
不慌，扯條凳子坐下無語。）

衆鄰

都頭謝謝了。

武松

去不得！士兵，把好前後門！（士兵應，衆鄰居面面相覷）

衆鄰

都頭有話好說。

武松

各位之中，那位會寫字？

衆鄰

（推姚正卿）這位胡正卿會寫字。

武松

好，相煩寫一寫！士兵，預備紙筆！

士兵

是。（送紙筆與胡正卿，胡坐下發抖）

武松

（從衣襟下掣出一把尖刀）各位高鄰，武松雖是粗鹵，也知道「冤有頭，

債有主！」今天不過是請各位做過見證，並不傷犯各位；若有一位先走了，武松翻過臉來，教他先吃我幾刀了，我便償他的命也不怕！

衆鄰 是是是。

武松（拿刀指着王婆）老狗，我哥哥的性命都在你身上！慢慢的再問你！（轉面對着金蓮指定她。）你說，我哥哥是怎樣死的？

金蓮 被人害死的。

武松 自然是你！

金蓮 不是。

武松 西門慶！

金蓮 也不是。

武松（重喝）啊？

金蓮 歸根究底，害你哥哥的人，就是張大戶。

武松 胡說！那張大戶與哥哥素無冤仇，怎麼會害他的性命？（拿刀在金蓮面

前晃兩晃）你敢瞎說！

金蓮 二郎，你拿性命和我拚，我拿性命和你說話，還有假的嗎？忙甚麼？你要忙，就殺了我，我也沒話！我正想把我的事，說給你知道，你不聽也就罷了！

衆鄰 都頭，讓她慢慢的說罷。

武松 好，你說。

金蓮 我本來是張家丫頭；那張大戶見我有幾分姿色，就硬要拿我收房。我不肯，他就羞惱成怒，說：「好，你不願做小，我就給你個一夫一妻！」他仗着他有錢有勢的紳士，不由分說故意把我嫁給一個又醜，又矮，又醜

又沒出息，又討厭，陽穀縣裏第一個不成形的武大。人心是肉做的，我那裏受得了這樣的委屈？可是我明知道世界上的人，沒有一個肯幫女人說話，可就只好是嫁雞隨鷄，嫁狗隨狗！可想不到又來了一個害你哥哥的人！

武松 他是誰？

金蓮 就是你！（衆鄰大驚，胡正卿停筆望着。）

武松 啊！（急）你不要血口噴人！

金蓮 咳，你放心！想你們是同胞弟兄，怎麼你哥哥那樣醜陋，你這樣英偉？怎麼你哥哥那樣的不成器，沒出息，你就連老虎都打得死？我是地獄裏頭的人，見了你，好比見了太陽一樣！我想夫妻不相配，拆開了再配過，又有甚麼要緊？倘若是我和你能在一處，豈不是美滿姻緣，便好同偕

到老？你可記得那一天——下雪的那天：你從外面回來，我燙一壺酒給你禦寒，我當時就拿言語挑撥你，拿我的意思告訴你；你非但不答應，還生氣，要打我。我那個時候真是恨……恨……恨……恨你到了極處！咳，可是我恨你到了極處，愛你也到了十分！你因為想教人家稱讚你是個英雄，是個聖賢，是個君子，就把您的青春斷送了！我又怎麼還忍心怪你？（胡正卿呆了，看看武松又寫。）

武松

金蓮

（切住金蓮的話）你不要拿這些話來狡辯，你只快說怎樣的害我哥哥！自你一氣出門之後，我是和喪魂失魄一般，就活着也沒有意思！你哥哥又格外的對着我擺他丈夫的架子，使我更加幾千倍的煩惱！我正在想要自盡的時候，可巧遇見個西門慶；總算他給我一點兒溫存，我就和他通姦。是的，是通姦，不過是通姦，因為我和他并不是真正相愛。咳，我

瘋了！我瘋了！我已經是沒了指望，還愛惜自己作甚麼？——何況他還有幾分像你！（激昂）我甘心情願的作他玩意兒！我一生一世，除了遇見西門慶，便連作人玩意兒的福氣都沒有！（悲憤）二郎你不要問了；我是在丈夫面前犯了死罪，我不願死在你哥哥那種人手裏，我就用毒藥殺了你哥哥！

武松 你當是害了我哥哥沒人知道；這也是天理昭彰。我馬上就殺你死！

金蓮 死是人人有的。與其寸寸節節被人磨折死，到不如犯一個罪，闖一個禍，就死也死一個痛快！能夠死在心愛的人手裏，就死，也甘心情願！二郎你要我的頭，還是要我的心？

武松 我要剖你的心！

金蓮 啊，你要我的心；那是好極了！我的心早已給了你了，放在這裏，你沒

有拿去！二郎你看！（撕開自己的衣）雪白的胸膛，裏頭有一顆很紅很熱很真的心，你拿了去罷！（衆鄰居都拿驚異的眼睛看着精神興奮，武松一把將金蓮拉過來，金蓮斜躺在地下。）

武松

誰容你多說，今天我只要替哥哥報仇！老實對你說：西門慶已經被我殺了。（從士兵手中取一布包擲金蓮前，一顆人頭滾出來）像你這種女人，

就死在九泉之下，我哥哥也不願見你，你還是跟西門慶去罷！（舉起刀）

金蓮

（舉起雙手）啊，西門慶被你殺了，可見我的眼力不錯！二郎，可是你

說「叫我跟西門慶去！……」這句話真傷我的心！我今生今世不能和

你在一處，來生來世我變頭牛剝了我的皮給你做靴子！變條蠶子，吐出

絲來給你做衣裳，你殺我，我還是愛你！（張開兩條胳膊想起來抱武松

，很熱情的眼神釘着武松。）

武松（一退，左手抓住金蓮的右手，瞪着眼。）你愛？我……我……（一

刀過去，金蓮倒了，武松瞪住死屍，大家都呆了。）

——幕——

空

與

色

谷崎潤一郎原作
歐陽子倩改譯

谷崎潤一郎，日本東京人，明治十九年七月生。爲日本當代第一流小說作家，其惡魔派的作品，最爲膾炙人口。著作甚多，本篇原名「無名與愛染」是其近作之一，但不見得是他的代表作品，因其便於中國人排演，所以拿來改譯的。

登場人

強盜張昌

其妻吟江

明豔

高僧鏡圓

時 某年的殘秋將午夜

地 某山與的廢寺

第一幕

極荒涼一廢寺的內部，上手小窗門，通外面，破板門扇着。下手同樣的門，掛個破布門簾。中間神案，在黑暗中隱約看得見神龕。中間佛

像已經毀了。只賸個蓮座背光，左邊一尊佛像，賸了半邊身子。右邊一尊佛像，沒有頭沒有手。一把長柄的斧頭，劈在上面。神案上堆的是綢緞和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旁邊擺一張破櫃，櫃上手有個小神龕，龕內有一尊小佛像。寺壁剝落得很不像樣。幾根柱子上釘着許多的獸皮，還掛着些臘具之類。神案前面，一張棹子上面擺着，四五只藥碗——大大小小好的壞的很不整齊——一把酒壺兩個酒杯，兩雙筷子。棹子底下一環子酒。下手又一張棹子，上面擺着妝鏡和化妝品之類，粉盒木梳都有，還有幾件銀器。台的左角，一只大香爐，裏面燒着熊熊的火。地下攤着些木柴，柴裏面有金顏色的佛臂。吟江在香爐的上手，就拿香爐當竈，在那裏正燒着幾隻小鳥。

開幕一會兒，上首有叩門之聲。吟江傾耳而聽，想應又止。仍然燒

着小鳥，再聽見叩門。

男聲

(在門外)對不起，請開開門……喂，對不起，請開開門罷……喂……

吟江

(放下燒着的小鳥，站起來，慢慢地向着門走去，微顫的聲音)誰呀？

男聲

我是出家人，到峨嵋山去的。因為……

吟江

啊，……(想一想)

男聲

走乏了，想借住一宵。

吟江

(不好怎樣，爲難的光景)這是很……可是，主人不在家，男也不知道他

多會回來，……噯，師父上峨嵋山去，怎麼會走到這兒來了！

男聲

真是，山裏人不知世變！這會兒，各處都在打仗呢。大路都不通了，四

處都是潰兵，我好不容易，才找着了這條道兒，……主人不在家，也不一

定要借住，廊簷底下也好，能夠容一個蒲團打坐，就好了。大約總可以

方便罷！

吟江

（從門縫裏向外一張）這也不是不能行方便，可是……（很爲難的樣子）

只怕霜又重，風又緊，廊簷底下坐一宵，要凍壞的！

男聲

不要緊，不要緊，那怕是冰天雪地，我也耐得寒冷，只要歇歇腳就得了。

吟江

（把門慢慢地一點一點兒的開一線兒）師父是在峨嵋山那個廟裏出家？

男聲

我是雲飛寺的住持。因爲殿宇被毀了，要想募化重修，就在各處勸募了

好幾個月，想着離開太久了，故而回去看看。

吟江

啊，原來是雲飛寺的師父，不是鏡圓師嗎？

男聲

是的。

吟江

久聞名了，原來是有名的高僧！（她說着趕緊跑到下手那邊向裏面看）

看，又回到門口）其實呢，有不能留你的原故；可是從這兒下山去投宿，還有二十來里路呢。這麼罷，更是工夫不大，就請這兒烤會兒火，歇歇腳走罷！

男聲

好極了，只要歇歇兒不礙那就……

（上人走進來，四十來歲，瘦瘦兒的和尙，背着包袱，撐間棍兒。吟江看看門外，再關上門，引着和尙去到火爐前。）

吟江

就請這兒坐罷，這兒暖（搬凳子讓。坐）

鏡圓

真對不起……只要歇一會兒就夠了。

（吟江一面添燭，鏡圓一面放下包袱，一面留神看四面的光景。）

吟江

（難爲情似的，收拾食品）這是我丈夫的夜飯菜，這種東西，實在不好請

您呢……

鏡圓 用不着的，烤着火就比甚麼都好了！——這兒到是很稀奇的一個地方。

羅賢 幾時住^訂來的？

吟江 幾時？唔！算起來日子也不短了。常常打仗，拿我們城裏的房子也給燒了。無處安身，就四處飄流，無意中到了這個沒主兒的廟裏，不覺得七年了。起初只想是就幾天兒就走的，如今是，野獸的聲音都聽慣了，風吹着茅草，也不大覺得響得十分淒涼了。

鏡圓 這樣說起來，您的先生是城裏人。

吟江 他是成都人，本是好人，被兵把房子燒了，流落到這個地步。

鏡圓 真是想不到！那嗎現在幹甚麼營生呢？

吟江 像這樣荒涼的地方，有甚麼可幹？您瞧見沒有？這些獸皮，他是靠着打獵吃飯。

鏡圓 啊，原來是這樣兒，兵亂真是了不得，毀了多少的房屋，傷了多少的性命，不要說是城裏，就是鄉下也沒處躲！……這麼說，您的先生是打獵去了嗎？

吟江 每天都去打獵，夜晚就回來，可是晚上有時也出去，因為他打獵不單是打鳥獸。師父您看，那不是綢緞？那不是銀器？那全是打來的。

鏡圓 您說什麼？

吟江 對出家人，我是不能說假話，對您我更用不着包瞞。老實說，我丈夫他叫「無明火張昌」他是這一帶有名的強盜。每晚出去搶劫人的財寶，傷害人的性命，有人到這兒來借宿，從沒有活的回去。我說不能留您，也就是這個道理。……

鏡圓 (坦然) 啊，原來這裏是山賊的巢穴，走長路的人，甚麼都會遇見的。那

邊的佛像諒必也不安罷？（指櫃旁小龕中的佛像）

吟江 從前本有許多的佛像，許多菩薩，都被他劈了當柴燒了。他是連菩薩都不怕的人，不見得對出家人有甚麼好處，還是趁着他沒有回來的時候快些去罷。

鏡圓 出家人一身無挂礙，與強盜決不相干，今晚想不到來到這裏，這也都是緣分，我也有我的打算，能夠會會你丈夫最好。

吟江 打算？打算怎麼樣？

鏡圓 我到處募化走的地方也很多，那兒不遇見強盜？在刀劍底下逃出來也不知多少次了！因此反而多結善緣，到是勸化過不少的人入了佛門。要知道，無論甚麼人都有菩提心，只要我力量做得到的，總得要施行勸化。你丈夫總不見得是魔鬼罷……

吟江（低頭含悲）謝謝師父的慈悲。他原來也是懂得道理的人，并不是魔鬼？

可是有魔鬼纏着他！

鏡圓（有魔鬼纏着他？（不覺得高聲，吟江搖手）

吟江 留神！魔鬼就睡在後頭呢！

鏡圓 甚麼話？無論怎樣混沌的世界，也未見有魔鬼活現罷！

吟江 菩薩的相，夜叉的心，有的是呢。那不就是魔鬼嗎？我的丈夫爲了魔鬼

去做強盜，爲了魔鬼去殺人，被魔鬼迷住了，引他到造孽的路上去，咳

！（鏡圓好像說話說疲倦了似的，掐着念珠定神沉思，吟江又添上幾片

柴，火焰高起來。）

吟江 儘管世界不好，只要丈夫有情分，我就跟他住在甚麼荒山野地，絲毫都

沒有難過。如今男人被蕩婦搶了去，還教我來幫強盜的忙，我活着有甚

麼意思！您瞧，這不是預備着兩份飯？這是等丈夫回來陪他的那個人一塊兒吃的，我雖然是他的妻子，比丫頭老媽子都不如，早上打水，洗衣裳，身上濕了，等不及烘烘乾。又是忙這樣，忙那樣，打柴作飯，到晚上沒個安頓，咽着眼淚，一點一點，只往心裏流，（停頓一忽，抽抽噎噎的哭起來）咳，這也是前世的孽，讓今世來受！

鏡圓

那末，您所說的那個女人，她是幾時來的？

吟江

前年的冬天，下雪的一個晚上，她也因為打仗逃難來的，到我這裏來借宿。她說：和父親母親一塊兒到漢口，在半路上遇見亂兵衝散，父母不知下落，只留孤單一身，沒有地方去。我見她可憐，才收留她的。

鏡圓

啊，這樣看來。她是人家的小姐。

吟江

我也當她是好人家的兒女，誰知道後來才發覺了她是個蕩婦，她的名字

叫明豔。她的顏色雖不說光豔照人，模樣兒是長得不錯，可是面善心狠，不差甚麼魔鬼都沒有她利害。當家的被她迷住了，逼得幹這謀財害命的勾當，唉！她恨不得吃人血呢！

鏡圓

啊，這才真是聽水滸聊齋一樣——可是人誰沒有過處？雖入迷途，也有一心懺悔求解脫的時候。你丈夫說不定他那情愛的惡夢，就快醒了，世界縱不好，菩薩總是保佑我們。

吟江

雖說是慈悲方便，佛法無邊，像那罪孽深重在人間地獄翻筋斗的人，未必得救罷？我丈夫總算是自作自受，可是像我這樣孽海浮沉，從這個孽海飄到那一個孽海，佛光幾時才照得到我的身上？……今生今世沒有指望。只好來世求生淨土！聽說女人惡孽最重，恐怕來生還是和今生一樣！咳！也只好讓他去罷！

鏡圓

不錯，女人六孽五障，悟道很難，都因為執着沾滯。就像你，時時刻刻懷着嫉妬的念頭，造下生死之因，這是頂不好的。你說人家是鬼，就疑心佛沒有靈驗，咒人家咒自己，你的心不就是鬼麼？要知道鬼就在自己的心裏！

吟江

在我這種境遇，自己就變鬼也未可知。不是說疑心菩薩，那裏聽得到高人的指教？也沒有修行的功夫，我也常聽見師父的名字，知道是現今的聖人，總想就活着的時候，要來作些功德消災難。仰望着師父也不止一天了。好容易在這兒遇見師父，求師父用無邊的法力，退了我心上的鬼，下半世也好得些安慰。

鏡圓

啊，啊，這可了不得，咳！說起來難為情，從前我也是被心鬼纏住，煩惱的火燒得真苦。自從皈依佛法，誠心修道，志行一天一天堅固，才得

了這金剛不壞身，想你是家的女子，不能勸你修行，但只要誠心念佛，就是破戒的僧，尼，造過孽的男女，都能夠得到超度，往生淨土。

吟江 那嗎，像我這樣的女人，也能得到超度麼？

鏡圓 自然自然，可是第一要有信心，然後朗宣佛號，就是今生不能成佛，臨

終的時候，自然有菩薩來接引，往生極樂世界。所以祖師發誓說：「虛空盡了，衆生盡了，涅槃盡了，只有我的願心不盡」

（無明火張昌悄悄的從上手走進來，鬚髮蓬鬆，身體很雄健，身上帶着槍，手裏拿着刀，進來站在黑暗處，昂然不動，瞪着和尚，鏡圓和吟江都沒覺着。）

鏡圓 ……這兒有件好東西呢，（從頸上掛的袋中取出）這是手抄的一本祕密

經咒，早晚唸誦不斷。自然心地光明。

（吟江接受，張昌自後發聲。）

吟江 謝謝師父。

張昌 把袋兒裏頭的東西，全給留下來！（說着挺身而出）

鏡圓 你是誰？

張昌 驢子還有兩個耳朵，你不認識無明火張昌嗎？瞧你那口袋很沉重，不單是經卷罷，拿過來給我看！（伸手）

鏡圓 這口袋不能動，動着與你不利。

張昌 （看着和尚鎮靜的態度，頗覺奇怪。）怎麼說？於我不利？

鏡圓 無論你是強盜，總應當知佛力無邊，這裏面是一尊觀音大士像！你敢動嗎？

張昌 觀音也好，龍女也好，是木頭的，銅的，還是金的？

鏡圓 是很美的一尊黃金鑄成的觀音像。

張昌 (聽見黃金臉上登時變起冷笑說) 哼，到底出家人不說假話，好，你要命，就趕快獻出來！

吟江 (很驚惶的樣子) 別太粗鹵了，這是峨嵋山圓通寺的住持鏡圓大師！

張昌 圓通寺的住持？(驚異的眼光看着鏡圓。) 原來是有名的聖僧！

鏡圓 貧僧就是鏡圓。

張昌 (猶笑) 高僧也好，俗衆也好，聖僧也好，愚人也好，到我這裏來都是一樣，你從各處化緣回來，錢財總不少罷？

鏡圓 阿彌陀佛！時局儘管荒亂，有心的還是不少，想不到到有許多善男子善女人，肯來施捨！

張昌 哼，募了來的，都給我留下！

鏡圓 要是我一個人的東西，甚麼都可以奉贈，這些財寶都是佛的。因為要建新寺，才不避兵火，不避刀槍，到處去募化，那怕是一張紙，都是人家的善心，你要拿去，絲毫都作不到。

張昌 作不到？好！（作勢拔刀）

吟江 （拉住她丈夫的手）你，你怎麼哪？你只會行蠻，你可知道佛法的利害？

張昌 哈哈哈哈！甚麼佛法？有本事叫我肚子痛。今日要拿這和尚試試刀，他要有法就着他的！

（張昌拔出刀，鏡圓捏着訣，念起咒來。張昌一刀斫下去，袋中的觀音忽然發一線光，張昌嚇着斫不下去，刀落在地下。）

張昌 咦，這是怎麼回事？

吟江 南無觀世音菩薩！南無觀世音菩薩。（叩頭）

張昌（輕輕的）障眼法嗎？（退後幾步，眼睛望直了，楞一陣，和尚鬆了訣，光也滅去）

鏡圓 施主，不必再作對了罷。

（張夫妻二人面面相覷，大家沒話。這時候從下手門簾內走出一個女子，就是明豔。三十來歲的人，却是風致翩然，垂着一頭翠髮，披着一件睡衣，看去異常動人，站在門邊和鏡圓答話。）

明豔 嗜！鏡圓大師，久違了。

鏡圓 啊！明豔姑娘，阿彌陀佛。

吟江 怎樣？師父和明姑……

鏡圓 本來認識的，可是已經多年了。

明豔 可不是嗎？真是多少年前的夢了。我認識您的那個時候，還是很闊很標

緻的大少爺呢，想不到如今已經作了高僧，成了正果，真是阿彌陀佛。師父，從前很多對不起的地方，還要求師父恕罪！

鏡圓

不然不然，有人才悟得到色即是空。要進佛門，你是個引道的人哪！

明豔

咳，真不敢當！如今看見你這般法力，就想起自己身上的惡罪，也要修修來世，免得墮落輪迴。總求師父大發慈悲，可憐這引道的人，并拉我

一把罷（啜泣。）

鏡圓

（很感動的樣子）阿彌陀佛！只要能夠懺悔，再好沒有！今天在這裏會見，總算佛緣有分。這都是菩薩指引，給我們一個同登極樂的機會，貧僧也十分歡喜。

明豔

噯，這麼說，怎麼敢當？像我這樣污糟下流的女子，真是癩狗爬不上牆的啊！吟江姊，師父一定是很乏了。真對不起，我看請裏邊兒去歇息一

會兒去罷；回頭我們大家還要聽聽師父講演呢。

吟江 真是，師父的意思怎麼樣？裏頭也不見得怎麼好，不過比這兒避風些，就請師父……

鏡圓 我常常總在樹下面山石上過夜慣了的。說法呢，格外不用選地方，……也罷，既是承你們的好意，也只好領情罷。

吟江 好極了，您請這兒來罷。

（吟江領着鏡圓從下手進去——張昌如惡夢初醒似的着望和尚，慢慢的拾起刀來，茫然若失，再注視明鑿，帶着很深的懷疑。和尚進去

了，明鑿瞟張昌一眼，好像燈乾油盡的時候，忽然亮一亮的樣子。一句話也不說，坐到鏡前重施脂粉。張昌一見非常奇怪，縐着眉問她。）

張昌 你不是聽聖僧講道麼，這是幹甚麼？

明豔 這還不明白嗎？替你報剛才的仇呀！

張昌 報仇？

明豔 門門那和尚好頑兒，——聖人墮地獄，不是很好頑兒的嗎？——那傢伙我從前知道他。他甚麼不怕，精怪，夜叉，他都不怕；只要見着我，他就連狗都不如了。因此他逃到峨嵋山去修行，成了甚麼胡說八道的甚麼叫高僧，哼，再讓他變回狗給你瞧瞧罷，寶貝兒！

（她笑一笑，拿了鏡子照了又照，很仔細的化妝。又把肩膀和腿緊一緊，作一個自己都覺得一見魂銷的姿態。張昌却是露着恐怖之色，很担心似的注視明豔不瞬。）

——幕——

第二幕

第一場

舞台同第一幕，約在張昌看化裝一二小時以後的事。香爐內的火，已經加了灰。張昌與吟江夫妻二人對坐，鏡圓的包袱，還放着旁邊。吟江替丈夫斟着酒，張昌沉思無語的神氣開幕——

吟江 (一面斟酒，一面看着丈夫眼色) 你吃吃這個小鳥兒着，鸚鵡是你最歡喜的。山裏想來想去，沒有甚麼好東西弄給你吃。

張昌 (傾杯無語)

吟江 今年已經又到了出鸚鵡的時候了，(自言自語的口氣) 這個是後面山裏

網來的，味道想來不錯。

張昌

（看看裏面）現在甚麼時候了？

吟江

差不多夜半了罷（看看裏面）；指引迷誤的人，是出家人的本分，可也是很辛苦，很不容易的。

張昌

……………

吟江

受了高僧的指引，明豔一定能夠懺悔的，放下屠刀，就立地成佛，可不是嗎？

張昌

你懂得甚麼？那個和尚從前不是跟我一樣的人嗎？

吟江

（莫名其妙地看着丈夫）

張昌

他們那兩個人，也不知道甚麼話，那麼說不完？一男一女的？

吟江

咳，你這是甚麼話？那位師父他是生來有佛性的。又不是亂七糟八的和

尙，你要這樣糟蹋他，天都不容的！

張昌 哼，無明火張昌是強盜，老子要怕那禿驢，那就不用活了。

吟江 你還說呢，剛才你見着那觀世音菩薩的光沒有？

張昌 正爲報那個仇，才請那和尙到裏邊去。遇見了女人，佛，也要教他墮地

獄！

吟江 (凄然，怒怖，不轉眼的看着丈夫，呆了。)

張昌 (猶笑舉杯一口飲乾) 來來來，倒酒倒酒——叫你倒酒怎麼哪？

吟江 (恢復過來，慢慢地捧壺斟酒) 連高僧都要謀害，那也太狠了……據我

看那師父法力高強，刀劍他都不怕，恐怕明鑒一定要上大當，一定被他降服的。

張昌 (怒) 你真是懂得個屁。他們兩人甚麼從前認識，還不是作過姘頭。剛才

那和尚說，明豔是他進佛門引道的人，這就是他們吊膀子的口供。甚麼佛緣有分？分明是姻緣有分。那禿驢要有絲毫不乾不淨，我今天晚上準讓他活不了。（說着一連乾幾杯）

吟江

（非常悲恨的樣子，啜泣）咳，自從跟你出來，已經十年多了，一天快樂的日子都沒有過過……總是讓我一個人，在這種地方，受不盡淒涼苦楚，你是再也不理我。好容易今天聖僧到這裏，教給唸經消災的道理，總想是連壞人也給勸好了；總以為今生完了，還有來世。想不到……想想……不到，就這樣一點兒都……

張昌

喂，哭甚麼？哭甚麼？像你這種女人，拿你弄到家裏來，一點兒用處也沒有，你這種女人那兒數得上？誰跟你有情。

吟江

我也知道今生是完了，總想靠菩薩求來世！

張昌 你這樣的開口來世，閉口來世，怎麼不早死呢？井，河，都沒有蓋着蓋兒呢！

吟江

（掩面悲泣，張昌舉杯無語。吟江的哭聲，由一細縷，慢慢地大起來。一個比較長的沉默，忽然聽見下手有甚麼倒了的聲音，和許多足音——

明豔帶着醉大笑。）

明豔

（在裏面簾前）哈哈哈哈哈！老張，聖人變了狗了；聖人變了狗了！變了畜生了！哈哈哈哈哈……

張昌

（杯子放下來，不覺得與吟江二人，愕然相視。）

明豔

老張快來，來看啊！這禿驢灌了兩杯毒酒他就……哈哈……

張昌

（擲杯而起往裏邊走，吟江追上去，張昌止住她）噯，你來幹甚麼？就着外面！（一推）

吟江

（兩三步踉蹌跌倒台中，失望的樣子倒下，停一停）這種黑暗世界，連神佛都沒有了。這真是鬼王世界哪！（發狂似的伏在地下，電燈全暗）

第二場

佛堂背後的一間小廳，上手一門半開着。下手和中間兩面是牆，牆上掛着鬼趣圖，——許多男鬼和女鬼跳舞，中間有一女鬼特別鮮豔，衆鬼垂涎的樣子——偏在左邊是床，繡枕錦被。床頭懸一盞紅燈，床旁有棹子一張推歪了，棹上杯盤之類擺亂着。椅子倒了，還有杯子酒壺之類，狼藉滿地。

明豔

（在門外說話）你來瞧罷！那借菩薩騙人的奴才，快變死狗了！

鐵圍

你爲……甚麼要殺我？……啊呀！好……好難……難受！

明豔 (雲鬢鬆鬆的樣子，和張昌同由門口進來)這和尚他想得到嗎？難受亦不過一會了！

鏡圓

南……南……南無觀世音菩薩……救苦救難！……

明豔

哈哈，你的佛，你的菩薩在這兒呢！(走過去端望床沿)這兒，你瞧，

別念觀世音了！還是念念明豔天王罷！

鏡圓

到底……還是要苦我……苦我，叫我下地獄！……

(張昌悚然立着不動，不瞬地看着鏡圓。)

明豔

不錯不錯，你還是墮地獄的好，甚麼叫高僧？甚麼叫聖人？甚麼叫佛？

你半世苦修，都是白修了，有甚麼用處？(說着走近鏡圓，在他頸上取

下那口袋一倒，釵鈔并一尊金佛像落出來。)(鏡圓到此時也由得她)

張昌

(仍然不動)

明豔 噯！老張，真有不少的玩意兒呢！好的好的，地獄裏的餓鬼，要這個幹

甚麼？（一件件拾）這下子可好了！

（張昌無語，只望着明豔手中的金佛像。）

鏡圓（手亂抓，足亂抖，眼睛望着天，口裏斷斷續續的說）啊！啊！好了好了

，紫……紫……紫……紫雲現了！奏着仙樂！菩薩來接……接引！……

（張昌與明豔，不覺注視鏡圓）

鏡圓（瞪着眼睛到明豔身上，神已經胡塗了）南……南……南……南無……觀

世音菩……薩……不敢當……

明豔 哈哈哈哈哈！好啊！是的，菩薩在這兒呢！看着罷！

（鏡圓忽然掙扎坐起，端靜而逝。）

張昌（走近鏡圓前看着）這樣信心堅固的人！……太殘忍了！

明黠 誰教他那樣大的本事，被我幾句甜密的話，就送了性命？老張，瞧見沒有？在明黠天王面前，要是絲毫變心，這就是榜樣。

張昌 (深思不語)

明黠 快把這屍首，丟在糞坑裏去罷。金銀財寶有了，痛痛快快的吃一頓喝一頓罷。

張昌 不，不，高僧應當葬在佛龕下頭。

明黠 廢話！強盜看上一個死和尚，有甚麼用處？

張昌 強盜也有佛性。

(明黠聽見張昌的話來得奇怪，呆呆的望着他。這時候忽然聽見門外面有東西倒下的聲音。)

明黠 (停睛不瞬望着門) 誰呀？誰在外頭？

（外面沒有回答，張昌思疑一瞬，跑出。）

張昌（在門外無力的聲音）吟江！怎麼？吟江自殺了！

明豔 糟了，愛死儘管去死，可是死也要找個地方，像這些倒霉的死人，誰跟她去收尸？

張昌（很氣餒的樣子走進來）

明豔 她每天就好比牆根底下的蟲子似的，一個勁兒啾啾唧唧的哭，活着有甚麼意思？死是她的本分……好了，從今天起，我正式作強盜婆了。

張昌 承你的美意，可是從今天起，我情願做單身漢子！

明豔 甚麼？爲甚麼？

張昌 看起來你真是魔鬼！要教聖人變狗，你真是罪大惡極，你比鬼還利害！
明豔 哈哈！我是鬼，你是甚麼？你幾時變了這麼膽小的小蟲兒？

張昌 聖僧的點化，我張昌才開了眼，和尚一死吟江自殺，感化了我了。（對着鏡圓）啊，好莊嚴的樣子！救得了強盜的人，一定不會墮地獄……要轉生淨土的！

明豔 （冷笑着，只數點那些從和尚奪來的銀鈔）

張昌 喂，明豔，東西要留些給我！

明豔 這個是應當完全歸我的，你不作強盜了，又要財寶幹甚麼？

張昌 別的都歸你，只有那觀音像給我罷，我也好帶着出家去，就算是傳了衣鉢，還求保佑亡妻！

明豔 唷！真好心眼兒（取銀佛擲與張昌）哼，你當牠還能發光麼？拿去罷！給我快些滾去！卑劣膽小的人，我這兒用不着！哈哈……

——幕——

新東方書店新版新書

予倩劇談

第一集 實價
第二集 在印刷中

戲劇的重要，已爲一般人所注意了，但是到現在，我們還沒有看到一部有價值的論戲劇的書。本書作者係有名的戲劇研究家，其平日對社會的貢獻，已爲多人所共知，此書爲其經驗之結晶，近代藝術界的名著；不但研究戲劇的人應該讀這本書，凡是愛好文藝及注意社會文化者，都不可不讀。第一集已出版，第二集在印刷中，不日出版。

楊貴妃（歌劇）

歐陽予倩 著
在印刷中即日出版

「楊貴妃」，是予倩先生最近的傑作，這部書的價值，不下於潘金蓮，同爲現代藝術界之名著。我們想不必再多介紹了，牠的價值，請讀者一讀就知。道林紙精印，加三色封面，在印刷中，即日出版。

新東方書店出版新書

龍華道上

朱扶湘著

這部書中的主人翁，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的青年。他在革命狂潮中是如何的勇敢努力，在革命運動消沉時又怎樣的徘徊，動搖。書中寫他心理的矛盾，性的苦惱，甜蜜的戀愛生活的經過，悲慘的下場，亡命生活中的悲劇，都非深刻。作者是一位青年的革命戰士，書中所叙，是他在戰場上觀見的事實，經過他流利的描寫，更覺入木三分，實為時下創作者的佳構；凡感受精神上物質上壓迫的青年，都應該一讀此書。全書約八萬言。分甲乙兩種精印，即日出版。

窮困

(短篇創作集)

逸生等著

甲 實價 四角五分
乙 實價 二角五分

本書包含有矛盾，窮困，守本分，寫到初審，沉痛五篇。書中有描寫農村的衰落，地主的狂妄，農民的痛苦，也有描寫統治者的殘暴與矛盾，社會的黑暗等等，我們看了這部書，也可認識現在是怎樣的時代？

新東方書店出版新書

未來的創造

(詩集)

侯石年著
印刷中

這部詩集，是侯先生的近作，侯先生的詩，曾散見在各雜誌，他的作品價值，想讀者已有認識，此書大都是未經發表過的，也是有價值的作品。在印刷中，即日出版。

中國革命與民主革命

施存統等著
實價三角

民主革命運動在目前中國革命運動中有何種意義？民主革命的鬥爭方法應該怎樣？怎樣才能完成民主革命？這是從事中國革命運動的人所必須知道的。本書收集最近著名雜誌上關於民主革命之最有價值的論文，彙成專集；這裏有理論上正確的分析，有實際的鬥爭方法，實為現代革命同志不可缺少之書

政治經濟講話

熊子奇譯

中國農民問題

包逸宇著

英帝國主義之沒落

郭昌錦譯

新東方書店出版

注者，本才就
意半，簡制能是
社年原練度建要
會中書而的設消我
政售歐非內非滅所
治盡美常容資這生
問版均精不本個活
題譯，。義本資的
者，現本實這的制會
不譯；爲個民度，是
讀重存册社究資資
之加統資子會竟本
書。增生制以要本
，譯度最解制的
內筆最少答度社
容非好數是什；中
較常的量的個麼山
前撲書的問麼的先生
更質。文題樣，的
爲流作者來就一
精利者來就一
密：係說非個的
，自日明澈東民
實發本這底西生
篤行著個了？主
現以名制解義
代來學度資樣，

增訂資本制度解說

山川均著
施存統譯

前行此者善的
更問書係可行
多世，國讀的生
精，可內者活
彩。不著名簡。於
。三學社可。是現
月專會說文。社
而專門學沒化。會
再版學者有落。的
已校，。後，人
盡之積本。的如
，課其書中。果
此本，數說，有
經尤年是關社
李爲研國於會
先一究內社學
生般所唯會常
加青得一學識
以年，完約，那
訂所必准的籍簡
正必准的籍簡
三讀物社覽直
版之會學太於
重書眼學太於
印，光書少一
，前，藉了個
較會著，，盲
以印成作完目

增訂現代社會學

李達著
實價一元

非 得 許 者
得 許 可 著
不 得 擅 演
自 排 演

翻 印 必 究

潘 金 蓮

附 空 輿 色

民 國 十 七 年 十 月 五 日 初 版

實 價 大 洋 四 角

(外 埠 酌 加 運 費)

著 者	歐 陽 予 倩
印 行 者	新 東 方 書 店
發 行 所	上 海 老 靶 子 路 永 吉 里
分 售 處	新 東 方 書 店
	各 省 各 大 書 坊

